北宋 赵佶《摹张萱捣练图》(传) 波士顿美术馆藏

丹青传神劳动美

在神州苍茫大地上,遍布劳动者躬身劳作的身影。摄影摄像技术还未发明的年代,古画中那些被工笔细描或水墨氤氲的劳动者,也在绢帛上留下了永恒的劳作瞬间:渔舟唱晚的纵情舒啸,樵夫砍柴的斧斤丁丁,织女纺织的机杼声声,市集喧阗的鼎沸交响,在丹青里次第复活,劳动者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生存的尊严。

耕织

“一夫不耕,或受之饥。一妇不织,或受之寒。”男耕女织的生活图景,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男人扶犁耕作,春种秋收,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;女人除了承担家务及抚养孩子之外,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养蚕缫丝,织布缝纫中,为家庭和社会提供各种御寒之衣和帷幄床帐。二者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韧性,是华夏民族在悠长历史中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楼璹(shú)本是南宋初年的临安府於潜县令,他耗费多年心血,深入农家田间地头,向农夫织妇求教,仔细观察揣摩,精心绘制了系列《耕织图》,进献给宋高宗。“高宗阅后,即令嘉奖,并敕翰林画院摹之”,高宗吴皇后还亲自为图卷题字。

这一系列作品被称为“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”“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”。此后,在历代朝廷政府倡导下,各州、县府中均绘制《耕织图》。到清末700余年间,各种版本的《耕织图》层出不穷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楼璹原作今已不存,现存传为元代程棨(qǐ)摹画的《耕作图》可能最接近楼璹作品原貌。

《摹楼璹耕作图》以连环画形式记录农耕全过程,分为浸种、耕、耙耨、耖、碌碡、布秧、淤荫、拔秧、插秧、一耘、二耘、三耘、灌溉、收刈、登场、持穗、簸扬、砻、舂碓、筛、入仓等环节,共21幅,皆以工笔白描呈现。人物姿态生动,惟妙惟肖,每幅画还都配有题诗。如“耙”图描绘农人头戴斗笠,站在耙上,一手牵牛绳,一手拿着枯竹枝,驾着牛正在耙地。配诗道:“雨笠冒宿雾,风蓑拥春寒。破块得甘霪,齧塍浸微澜。泥深四蹄重,日暮两股酸。谓彼牛后人,著鞭无作难。”

唐代张萱的《捣练图》则定格了织坊内的生动场景。画面右侧,四位女子手持木杵,正在锤捣白练,以让它更加柔软。中间两位女子对坐,其中一位女子坐在地毯上,专注地理着丝线,另一位女子正拿着针线聚精会神地缝纫。画面左侧有两位女子抻平白练,中间一位女子俯身专注地熨烫,一个调皮的小女孩在白练下钻来钻去嬉戏。画家以游丝勾勒人物衣褶,女子们的衣服有素白、石青、淡蓝、杏黄,色彩各异,对比鲜明,她们虽是在劳动,仪态却和婉柔美,使日常劳作升华成了优雅的生活美学。

渔樵

古代画家描绘的渔樵形象,身份不仅是辛苦劳作的底层人民,也带有隐者的寓意。渔夫在孤舟中垂钓,从江河浪涛中参透沉浮之道;樵夫携斧斤隐于山林,于木叶萧萧里领悟枯荣更替。“渔樵问答”的哲学母题,为文人墨客提供了精神避难所。但通过渔樵这些劳动者形象,也能窥见底层生活的真相。

明代画家吴伟的《渔夫图》,以写意笔法描绘了渔夫垂钓的形象。画中的渔夫赤足站在柳荫下,手臂上挎着鱼篓,刚刚钓起一条鱼。他一手举着钓竿,一手紧紧攥着鱼儿,耷拉的眼角和额头的皱纹显示出久经沧桑,微微翘起的嘴角却透出有所收获的欣喜。吴伟的《樵夫图》则描绘樵夫刚刚打了两担柴,正担柴走下山坡。山石树木都在率意的挥洒中完成,颇有青藤白阳的动荡笔势,树叶像在风中翻飞。重担压弯了樵夫的腰身,但他白眼向天,有傲睨万物的神态。

元 程棨《摹楼璹耕作图》(局部) 弗利尔美术馆藏

南宋名家马远(款)的《山林归樵图》,从用笔风格上看,应是明代浙派画家的作品。画中山崖壁立,嶙峋奇峻,衰草点点,藤蔓披拂。几株老树在绝壁之上坚强生长,枝条弯曲回旋,瘦硬如屈铁。两位樵夫肩负柴薪,相携而归,他们虽肩负重担,弯腰而行,行走间歇还在相向交谈,既有收获的喜悦,也有劳作一天后归家的安逸。

这些渔樵作为劳动者,就是山水中的画眼。当许多文人画家热衷于描绘隐逸高士时,也有丹青妙手为渔夫和樵夫塑形。他们是另一种高士,脚上沾满泥土,心中没有尘滓,和自然融合得没有间隙,在风中浪中踏实而恬静地生活。

工商

市集不仅是货物集散地,更是知识与创新的发酵场。商人虽曾屈居“四民之末”,却悄然重塑着文明的形态与边界,为封闭的农耕社会注入开放的活力基因。他们肩挑货担,打破地域限制,让稻米与丝绸化为流动的财富,使蜀锦遇见胡琴,让徽墨邂逅滇茶,催化出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。工匠在器物中凝聚对美的永恒追求,以精益求精的匠心,制造各种器具物事,为人们带来生活的便利和美的享受。

宋代画家张择端名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虹桥下漕船穿梭,大街上店铺林立,街边小贩的食摊腾起热气,脚夫们推着独轮车匆匆而过。张择端以散点透视法构建市井长卷,连肉铺悬挂的肉类、药铺招牌的字迹都清晰可辨。画中商人或议价、或记账、或招揽顾客,生动展现了宋代市集的繁荣景象。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,而赋予其活力的主要是工商业者。

这种表现市井风情的长卷在后世层出不穷,明代仇英仿照张择端图式,重新创作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清代杨大章和谢遂分别创作的《仿宋院本金陵图》等,画中都描绘了大量的工商人物。而署名元代朱玉创作的《太平风会图》,则在长卷中不加背景,白描了470个人物,不仅有放猪牧羊的,还有卖吃食的、卖杂货的、卖笼屉的、卖筐的、卖药的、卖肉的、磨镜的,石匠在雕凿石料,木匠在锯木头,漆工在彩绘房梁……真是五行八作,形形色色,令人目不暇接。

时光流逝,山河变迁,画中的石青石绿会褪色,劳动者弯腰的弧度、忙碌的姿态,却在丹青里获得永生。千年之后,我们依然能在墨色深处,听见祖先劳动时的心跳,触摸到文明传承的温度。画作提醒着我们:那些躬身劳作的身影,永远是人类最美的姿态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报道